

書學

文昌祝嘉輯
元仲題

正中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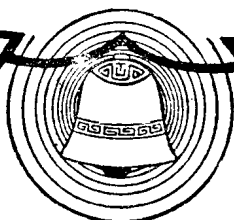
祝

嘉編輯

書

學

正中書局印行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書 學（修訂本）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三角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編輯者 祝 嘉

發行人 吳 秉 常

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

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

(112)

自序

我國藝術界，自古多是染着一種不把金針度與人的壞習慣，所以其方法很少流傳，後代歡喜去研究的人，多是自己去尋求自己的方法；然偶有所得，也常祕而不宣，任他失傳，此真是我國藝術界的陋運！

書學是藝術的一種，當然也不能例外，且看藝舟雙楫、記兩棒師語後，所舉的二段，即可見其一斑：

諸城作書，無論大小，其使筆如舞滾龍，左右盤辟，管隨指轉，轉之甚者，管或墜地……對客作書，則用龍點睛法，

橫雲山人每見其甥張得大之書，輒呵斥，得天請筆法，山人曰：『苦學古人則自得之！』

得天因匿山人作書之樓上三日，見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盤，即出研墨者，而鍵其門，乃啓篋出繩

繫於閣枋以架右肘，乃作之。

你看一個是對客即另一樣執筆，一個是閉戶作書，是何等嚴守秘密呢！

但是也不能說，關於書學的書，古人未曾有過，如李斯筆法、蔡邕筆法、鍾繇筆法、徐浩書法論、唐太宗筆法訣、歐陽詢用筆論、翰林禁經、玉堂禁經、書學捷要、書學拾遺之類，亦不可勝數，但是每每語焉不詳，都不能算是金針度與的書——且其中有些是冒牌的假貨。

到了清代包慎伯著一部藝舟雙楫出來，纔對於書學論之頗詳，後來康長素又著了一部廣藝舟雙楫——書鏡——從而發揚光大之，徵引甚博，發揮盡致，他自己也說：

吾於此事頗用力，傾囊倒篋而出之，不止金針度與也！

廣藝舟雙楫學叙篇

這確不是過分的話，而此後學書者，能熟研兩書，於書學可謂五嶽歸來，可不再讀其餘了！

但是包康二氏的著作，未免太古典化，後人不易明白，如包氏評各家的書說：

永興如白鶴翔雲，人仰丹頂；河南如孔雀皈依，花散金屏；率更如虎餓而愈健，北海如熊肥而更捷；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；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。

藝舟雙楫歷下筆譚

康氏也有同樣的句說：

鬱龍顏若軒轅古聖，端冕垂裳；石門銘若瑤島散仙，騖鸞跨鶴；暉福寺寬博若賢達之德；鬱寶子，端朴若古佛之容；劉玉如荒江僵木，雖經冬槎枿，而生氣內藏；司馬昇如三日新婦，雖體態媚麗，而容止羞澀。

廣藝舟雙楫碑評篇

都是使人不易明白的。況且他倆對於書家的稱謂如：

鍾繇稱太傅，王獻之稱大令，褚遂良稱河南，李邕稱北海，顏真卿稱平原，董香光稱華亭，鄧頑伯稱懷寧，劉石庵稱諸城；

或以官稱，或以地名，也未免太乏通俗！

又如包氏之甚麼

唐以前書，皆始艮終乾，南宋以後書，皆始巽終坤。

藝舟雙楫述書上

以及

凡作書無論何體，必須筋骨血肉備具。筋者，鋒之所爲；骨者，毫之所爲；血者，水之所爲；肉者，墨之所爲。鋒爲筆之精，水爲墨之髓。

藝舟雙楫論書次東坡韻自註

等，玄之又玄的說法，雖是傾囊倒篋而出，又何補於初學呢！

書學一道，執筆最爲重要，康氏於此，徵引特多，真是連篇累牘，不遑求詳，但是一讀下去，常使人腦子昏亂，聚訟紛紜；我說是這樣執，你說是那樣執，總之，包氏康氏這兩部書，詳是詳極了，確是傾囊倒篋而出了，可惜太不通俗咧！

我初對於包康的書，並不是十分信仰的，不過做了許多回臨碑倦了又讀，讀倦了又去臨碑的工作，魯鈍的我，漸漸有些明白了，漸漸也由懷疑而至於信仰了，尤其是對於康氏的執筆法，信之漸堅，確是頂好的方法，不吾欺的！

書學當然以執筆爲基本問題，運筆之出入收縮的方法，也至重要，至於學碑的次序，也不可忽，甚或走錯了路，入手就去學蘇東坡、米元章、趙子昂、董香光的書，則要像康氏所說：

一入迷津，便墮阿鼻牛犢地獄，無復超度飛昇之日矣！

《藝舟雙楫學叙篇》

這是我們初學書的人，不可不知道的！

執筆爲學書的基礎，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！近人多用指之中節執筆，不用指的尖端，自然不能用力；且以指連，腕力尙不能用，何能談到古人所謂的全身力到呢！所以困弱之病，很流行於書界了！欲去此病，當然要從基本——執筆——上用功！包氏說：

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，則其書未有不工者也！

《藝舟雙楫述書中》

康氏說：

向不能書，皆由不解執筆！

《藝舟雙楫執筆篇》

其主張也是五指齊力，大致與包氏同，可見他倆從執筆上，下過不少的苦功。

凡人論學書，最喜談筆性；但是包康二氏毫不見談及筆性問題，祇問執筆的合不合，似與筆性

無關。以我的見解，不是於筆性毫無關係，不過關係小些罷了！我以為學書第一要件是在識力，——就是鑑別的眼光，王右軍之所謂解書。——先能辨別各碑之好處在那裏？筆意怎樣？要用那一種筆法，纔可以作這種書。所謂天才，當是指此。至於筆性好的，不過是帶有鮮秀的氣，不善用之，反容易走入直滑穉弱之一途。即使筆性極鈍，一解執筆，則自能全身力到，不論作何種書，皆能逆入平出；再加研究其轉折停頓收縮之法，以多臨碑，則筋骨備具，血肉豐滿，自無困弱枯燥之弊，又何患於筆性之拙呢？周宗顯說：

寫字之法，在心不在手，在神不在心。

又說：

規矩可以言傳，神妙必能悟入；何謂悟入？悟其所以立規矩之意。

此亦可以證明識力為要，筆性是所關很小的。

書法津梁孫過庭書譜註

本書為初學計，主張專學六朝書，而且曰可勿看唐以後書，——尤忌見蘇東坡、米元章、趙子昂、董香光等之書，——以免習染剝蝕疲弱之病，康氏論書，以唐為界，他說：

唐以前之書密，唐以後之書疎；唐以前之書茂，唐以後之書凋；唐以前之書舒，唐以後之書迫；唐以前之書厚，唐以後之書薄；唐以前之書和，唐以後之書爭；唐以前之書澀，唐以後之書滑；唐以前之書曲，唐以後之書直；唐以前之書縱，唐以後之書斂。

廣藝舟雙楫餘論篇

又說：

雖終身不見一唐碑可也！

廣藝舟雙楫卑唐篇

就以高深而論，碑學自清代咸豐同治的時候，早已萌芽；此後碑學漸盛，到了今日，言書學者，莫不談六朝碑了！風氣所趨，決不是個人天才學力所能挽回；況且六朝書有茂密雄強之長，唐以後書，有凋疎靡弱之短，所以不是學六朝碑，確不能爭勝於今日了！況且唐以後書，也是學六朝書的，現在又去學他，豈非取法乎中，每況愈下嗎？康氏說：

吾見鄧頑伯學六朝書，而所成乃近永興登善；張廉卿專學六朝書，而所成乃近率更誠懸；吾爲鄭文公而人以爲似吳興，吾作魏隋人書，乃反似九成皇甫樊府；與人亦以爲學唐人碑耳。蓋唐

人皆師法六朝，鄧張亦師法六朝，故能與之爭道也！

廣藝舟雙楫導源篇

可見如專學唐宋元明清書，則終身盤旋都不能出其肘下了。所以教兒童學書，專教其學六朝碑，勿使其見唐以後書——尤其是蘇、米、趙、董書——以免習染，乃爲善法。因爲唐以後人亦學六朝，既有六朝可師，正不必再學唐以後書了！如譚組庵是專學錢南園，則學譚不如學錢；錢是專學顏魯公，學錢又不如一直去學顏，顏是學穆子容，學顏又不如一直去臨穆子容的太公呂望碑了！此例很多，所以唐以後的書，是可以不學的。——不過於書學有相當成功以後，再去研究唐以後書，以觀其變化，那是不妨的。

又人們學書，每欲問其筆性之所近，我亦不大贊成；因爲既未曾用過功夫，則當然不能和那一種碑相近，必要從頭順序做起。若是習過些碑，病在那裏，就用一碑去矯正他；或是愛學那一種書，覺得他有趣，就去學他，那是有多少道理的。

我猶有不能已於言者，就是近來學趙搗叔、康長素的書的，真是滔滔天下皆是了！他兩老的書，本是很好的，但是去學他的常常是學壞了，所以我大不贊成。——尤其是沒有根柢的青年——康

氏批評趙搗叔的書說

趙搗叔學北碑，亦自成家，但氣體靡弱；今天下多言北碑，而盡爲靡靡之音，則趙搗叔之罪也！

《廣藝舟雙楫述學篇》

我現在也來學他的句法去批評他的書說：

也！康長素學六朝碑，亦自成家，但體態奇袤；今天下多言六朝碑，而盡入怪誕之途，則康長素之罪

康氏不過於掠筆磔筆，因參以隸法，到盡處間翹起向上，此乃偶然之事；但是城中好高髻，四方高一尺，學他的則於這兩筆無不翹起向上，而且起得很高了！然多齊其末，乏了基本的功夫，筆畫幼稚，使人欲嘔！王廬舟說：

習董得其皮毛，愈秀愈俗！

《蔣仲和書法正宗》

我也說：

無論學何體書，但得其皮毛，愈似愈俗！

因爲毫無生氣了！此病犯之者多，因做嘵嘵的勸告！

還有一層，凡碑帖宜多臨，不宜專學一家，——尤其是多人專學者，——因爲太習見了，自然乏味。就使功夫有深淺，成就有大小；但是非常人之所能辨別，驟見之如出一人，實屬無趣！若擴而大之，個個都去學趙撝叔或康長素，則人人的書體相同，就和宋體書差不多了，有甚麼好處呢？欲免此弊，則必徧臨多碑，精熟後自成一體，便無人相同了！況且每一體書，學了都易得一種病：如專學龍門造像，則結體易失之呆板，而乏疎蕩之致；專學石門銘，則結體易失之散漫，而乏團結之神。多習各碑，自然能去其弊而得其長了！

我國自來都是以書畫並稱，可見他老早被人認爲一種美術品。以現代來說，書當然不如畫效用之大；但是畫又不如書應用之廣，這是事實告訴我們的。書作得不好，似都不大要緊；但是要寫信給人家的時候，就覺得無趣了！然而信有時是不能不寫的，則中小學教育界諸公，應當怎樣去注意指導青年學生學書，勿使敷衍過去呢？

學書有一種好處，就是可以寧靜人之精神，養成高潔的人格。寧靜一層，比之音樂，還有好處；因爲大學問都是從寧靜中悟入的，使他成了嗜好，還可以拒絕許多有害於身心的嗜好；但也不可太

過，陷於玩物喪志罷！

謏陋的我，現在編這本書，當然不敢說有所創作，更沒有特別的發明，不過是將前人的遺著，經過一層嘗試的功夫，認為確實可靠的，力求通俗化的介紹出來，恐有未能達意處，再插些圖說明，并錄選古人學書的格言於後，以為學者法則，但這是卑之無甚高論的，若想作進一步的研究，自有藝舟雙楫、廣藝舟雙楫，以及古人一大幫的書學金石學書籍，以供參考，無需乎此！

二十二年十月

祝嘉

執筆

執筆要先求腕平——就是腕上可以放一杯水——次要掌豎——就是拳部昂起直立——然後使中指上節垂直，大指橫出——稍倒仰——與中指垂直之上節相對夾管；再以小指助名指——用名指尖端爪甲與肉之間——擲筆管使之向右，以食指尖端昂起——如鵝頸之昂曲——擲筆管使之向左，這就是以四指之尖端用力執筆。外面四指——食指、中指、名指、小指和上句之四指爲大指食指中指名指不同——層累而下，緊緊相接，叫做實指。這個時候，掌的裏面自然空虛，可以容一個雞蛋了。但是執的時候，要盡其指尖之力，使手部筋緊，像拳術家握拳時一樣。但是這樣執筆初很困難，使五指的力齊，尤其困難；有志者，盡力以握管，經過了多次的手痛，就漸漸成功了。

當五指的力未齊時，宜格外留意勿使管斜，因爲此時最容易顧此失彼——腕平則筆不正，筆正則腕不平——據包慎伯的經驗，是名指得勁最難；他習名指勁幾年，力反過於中指，再習幾年，中

指的力，纔和名指相等，確實不錯，初是名指用力難，到了名指有力，中指反無力，像不切於管一樣了。但是不要聽了包氏幾年又幾年五指纔能齊力，就畏難而退啊！他還有名指的力可與大指相等，則其書未有不好的的話，習筆既漸近五指齊力的目的，則書亦漸漸地進步了。他還說：他五指齊力之後，作書時稍不留意，五指的力就互有輕重，筆毫的力也就隨之而參差，因為五指的力齊，則筆毫的力亦齊；五指的力不齊，則筆毫的力也不齊，可見寫字好像與敵人交鋒，不可以一秒鐘不抖擻精神的。

腕部掌部指部都對了，又要右肘挺開，——就是肘要挺出使下膊橫在面前，——最要緊的是肘要提起，——就是肘腕都懸在空中，不置於案上，——這樣不論如何運筆，指和腕都不要動，祇要緊握筆管，讓肘去運動罷了。

執筆要近下，康長素主張低到差不多手眼——內手眼——要切於案，不過寸以外字漸大則漸高，行書也應高些，草則較高，但也不可太高。

左腕亦要挺開貼案，所謂『翼如之勢』，坐要端正，直腰挺胸，但胸部勿貼於案，——約離三四寸，——這樣即精神奮起，心到目到手到了，凡人多坐易使胃弱肺弱，此都是因為坐時不留意，使腰

部胸部屈而不伸的緣故。

脚要着地，要用力，然後全身之力纔出。雖是坐而寫字——指五寸內的說，——但是兩脚仍要平開着地，像技擊家立時一樣出力，那就好了。

因為寫字雖短至於點，細至如毫，都要全身力到，所以要抖擻精神，像技擊家一樣。我說執筆要像技擊家之用棍，技擊家若是兩脚不用力，立得不穩，手能夠用力嗎？用右拳時，左手不用力可以嗎？腰部不用力可以嗎？所以上面說，兩脚要着地，腰要直，肘要提，左手也要挺開貼案，作翼如之勢，使其氣勢平均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掌要豎，腕要平，是欲五指之筋反紐，五指之筋反紐，纔能用肩背之力，而至全身之力了。

指力以尖爲大，若用中節，則亦不能用力；試看技擊家之執棍，不是用指尖力嗎？要提肘懸腕，不可放在案上，也是要用全身力的緣故。若是腕放在案上，那麼勢不得不用指來運筆，而腕力且不能用，何能用得到臂力和全身之力呢？

上面是說筆管要正，就是因為欲用中鋒；能用中鋒，字畫纔能雄厚險峻。但是初學腕平，管常後偃左斜，鋒常向上偏右，——依地圖的方向，就是管上端稍傾向西南，鋒稍向東北，——那是不妨的。